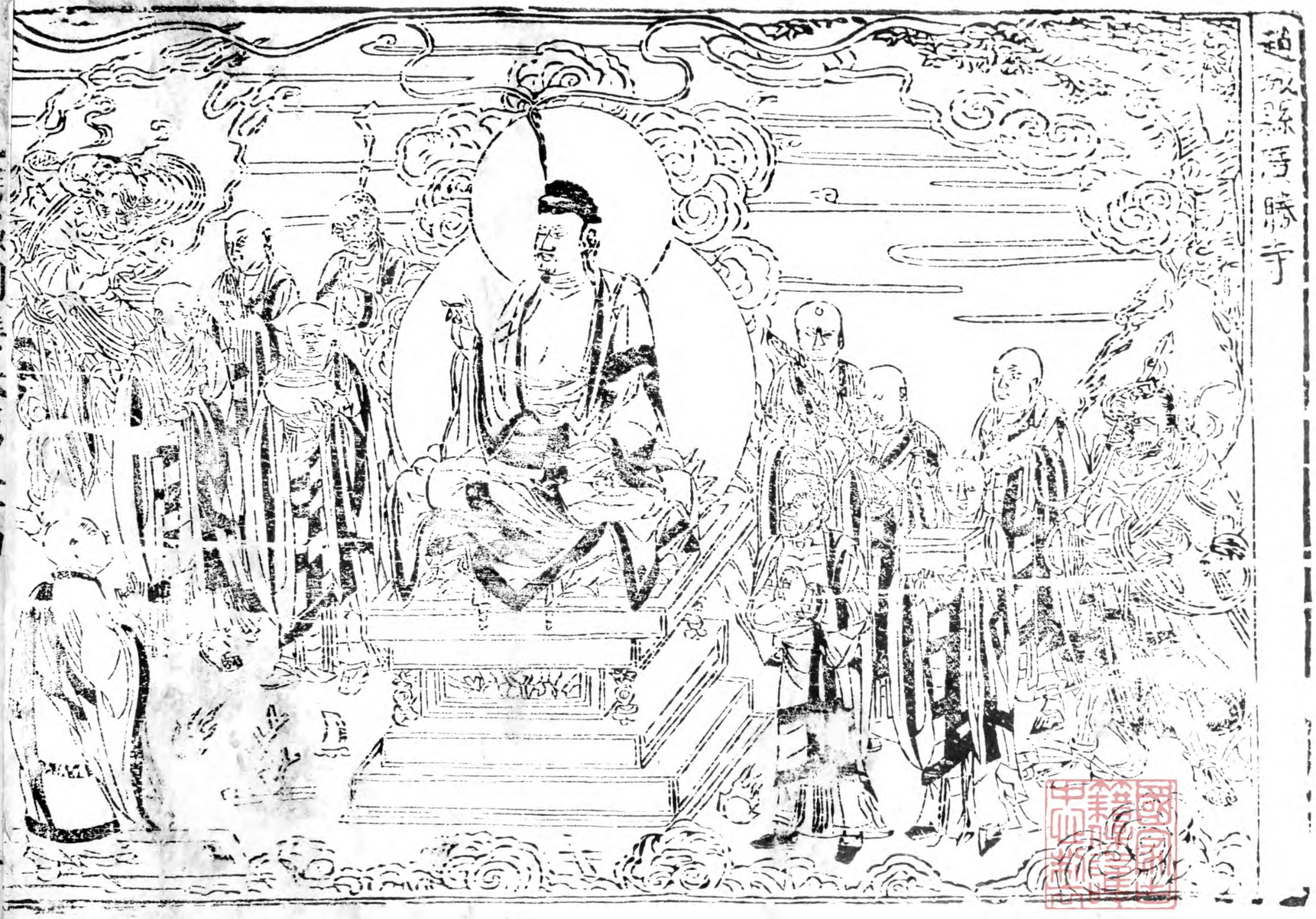

趙孟頫書勝寺

聚四

僧行篇第五之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聚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二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褒揚僧德詔七首　元魏孝文帝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議沙汰僧詔并荅　北齊文宣帝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與東陽威法師書　梁王筠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與晈法師書并荅梁王曷類
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與震兄李敬胤書　同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惠命訓書北齊戴先生
吊延法師亡書　隋釋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惠命訓書北齊戴先生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須姧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乱俗人神交忿可符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録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澡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勑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須因耀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眡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温聡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泉摸崇賾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蔵舒風必資誠典六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泉摸崇賾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度摛化固憑尺波自象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俗華制禁弥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奥先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道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賛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来相見進可飡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勑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寘風飡慧習慈寶鍾果智故三炎撿攝道之恒規九

門下懋玄歸妙固資寘風資慧習慈
實鍾果智故三炎撿攝道之恒規九
夏温詮法之嘉猷可　勑諸州令此
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
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
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宜不充此數者
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
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
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懋
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
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
美敷辰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
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問悲怛于懷
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遇愴然念德又
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
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綜
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
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四輩之況隨四時而給又脩善之本

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
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況隨四時而給又脩善之本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奬厲道意耳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懋華裒研論宋壤宗德遠迹要於往辰唱諦庶蒐作匠京繡延賞賢藂儵矣死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勑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无暴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去去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无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去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足之旨事難卒從辭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使簡而易從也若直去三事惑本並宜禁絶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足之言事難卒從辭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頻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无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求以八支紆以禁成靡易之欲无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去佳言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惟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菜之具延頸感頓困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

滋腴之口進蔬菜之具延頸慼頞困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尔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律昺然无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内行乞事断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鬚像行之乞丐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復不請台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寞此法既寞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自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 并啓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檐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登理環於森威自祖龍寢迹劉注

心六歲釋檐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

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鯨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鼎之戀控象為虛湮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户所以國給為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涉汰實難至如兩家外降二途脩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録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高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

吠雲中王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方士莫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
往而無獲猶謂外霞倒影抵掌可期
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
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殁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未萦已來大
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
墨以為刼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无
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欒
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
念寧有改形易皃有異世人恣意放
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
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
中石鷁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傍
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洽在鎬京
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
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瑶池念求
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
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瑶池念求
珠於赤水竊以玉毋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
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
帝樂王礼尚有時而沿草左道恠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
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
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
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謀服膺者
无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於
京輦便申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
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
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
香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
来降生之因此而入滉洹正當其生
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
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
歲積始終禀道宜應共相策勉弘導
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樹物
輙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
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
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
風德獨盈懷抱閒以山川無由礼敬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
南問訊東陽威法師弟子昔因多幸

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
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礼敬
司馬叅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
録舊之情兼佩勗勤之旨懽欣頂戴
難為辭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
有四蚩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
且耳長真已過頂齒罰曾不先落延
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
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美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
籠迫茲纓瑣无由問道撫躬如失庶
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弃置
形迹唯願敬勗保此期頤赤松朱鬚
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
丹款殊未申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
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
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
立異當時干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
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
似非初開妙音中絶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叅

立異當時干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

似非初開妙音中絶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叅傳此義常謂籍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進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以来四十餘年東西講説課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録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衰痾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絶不言擅越機撥无緒獨劉方外非意此音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况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夭奇趣邪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擅越方来或以此為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賣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

叙深合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一名孝標

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賫以還西使
屢屢弭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

敘深佘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
魂竦无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
龍燭舍星昏吳凉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
菊之落蘂酌清澗之瀨流旦候歸鴈
晨鳧暮聽羈雌獨鵠神禀禀乎蓋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
卿傍若无人孝然堅卧水雪沉沉隱
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囿翺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舅舊謝其辨物若乃
習是童子曆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外發蔵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
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
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繢不覺紙
藝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
璧意睠睠於菁華腹迴迴於九逝夫
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潰涌莫限
隈嵎以玉抵鵲幸傳餘寶冀閱清徽
用療眩疾然越民非鬻南冠之所齊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并荅　梁王舅頴

弟子孤子舅頴頓首和南一日蒙示

用瘵眩疾然越民非鬻南冠之所齊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興皎法師書　并荅　梁王曼頴

弟子孤子曼頴頓首和南一日蒙示
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
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罪若乃
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
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
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
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緇素傳美
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
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
冊晉史見捨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將在
光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无
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
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遷之例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
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尒獨載玄暢
超然孤録唯擇法進所造王巾有著
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
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染毫
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敢實近

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苞括內

諸僧裕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李染毫
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敢實近

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苞括内
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去
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
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
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
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
上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遣龍函上
登麟閣出内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氐餘觸途多
昧且獲披来怏斯文在斯鑽仰弗暇
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之則之論良
愧處道知休弈之書徒深謝安慕笙
曠風流殷晧憚支遁亨俊耳不見旬
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曼頴頓首和南

皎法師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箴艾而来告累紙更加拂拭頗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以来昭明遺法殊功異
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
道少乏懷書抱筴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隆菁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暦
心傳録每見一介可稱輙有懷冊省

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
道少乏懷書抱筴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隆菁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暇
心傳録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冊省
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
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擢條流意
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
兼孔釋解貫玄儒油文綴藻内外淹
洽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
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
吹噓更增憉慄今以所著賛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
君白

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
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
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植
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摧念在
三之重追慕哀慟緬綿永往理不可
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
形二衆豈直息心摽領亦為人倫之
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綆
勵之懷二三增楚扶力脩啓迷猥不

形二衆豈直息心摽領亦為人倫之
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
慟之懷二三增楚狀力脩嗟迷猥不
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敬朏書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
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
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尔謂无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
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
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談洽領袖
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
聖上昕接自還鄉國歷政礼重且講
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
業衿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
心殊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
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
殿下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
恐鮑想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
日誌石　為厲并呼師修之鑱刻亦
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滿劉
之遴頓首頓首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八月二十日之遴　和南法界空虛山

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滿劉之遴頓首頓首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八月二十日之遴　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頹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計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經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迹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談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底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何功彼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取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嗟執申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

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
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嗟執中泄
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
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
穴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
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蹐駮无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
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
足毛衣裔痟在其間哉子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絶高蓋
青組且霑濡霧霧顧閑逸每思濯清
瀨息掛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
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
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
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
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高林布濩
則春青冬緑迴溪決流則十仞洞底
霣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
神居奥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
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
雲之号近代江冶中奮迅逕淬王徵

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拖咸萃茲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
雲之号近代江冶中奮迅逕滓王徵

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拖咸萃茲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古馬鞍山也蘊靈蔵聖列名仙誄左
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色
紅紫因為稱靡迤坡陁下屬深階巑
岏隱嶙上齣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
峻路迥隘險黃而昇路側有絶澗閣
閒哮豁俯窺木杪焦瘵石邑匪獨危
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
賬子之菁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
山周遶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
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
瀾微霪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
音漕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
薨激湍迴於階砌供帳无綆汲濕漱
息瓶匜楓榹椅櫪之樹梓栢桂樟之
木分形異色千族万種結朱實色緑
葉枕白蔕抽紫莖橚蘇蕓梢風鳴籟
垂條擱户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花蘂
攢烈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衆含馥懷香送芩長樂負霜宜男
欝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

弱軒永眺獨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灌蘂地髓抗莖山蔔抽節金塩重於

都衆舍馥懷香送芩長樂負霜宜男
欝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蔡從風

弼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灌蘂地髓抗莖山蔔抽節金塩重於
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痾
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曷
紫丸翱翔鳥風胎雨鷰綠翼紅毛
素羽翠騕肅肅切羽開開好音馴狎
園池挍食鷄鶩若迺鴉日伺辰響類
鍾鼓鳴絃候曙聲鳥琴瑟玄猨薄霧
清轉飛梧乘煙永吟嘈囋颺喨悅心
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
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
宇臨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睠右
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調心七覺詞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滋
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跕
屣摳衣躬行頂禮詢道拓人飲和至
教每聞此河絡梗彼岸永寧熙熙若
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
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
雨蕙樓菌榭隱曖林篁飛觀烈錢玲
瓏煙霧日止却粒之珉歲次祈仙之客
蠶髓　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
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跱中澗彫礫剞頗
類人工躍流淥瀉淆涌決咽電擊雷
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

饌鑿　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跱中潤彫磉剞頗類人工躍流淥瀉渀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蕭颯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畝通接山泉膏液欝潤肥腴鄭白史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廞春鶯百檀碧鷄多蕈味珎霜雞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莞蔣逼側池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醅初醞清觴新熟則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爵酒酣耳熱屢傳讙呶晟論箱庾高談槩稼嗢噱謳歌舉杯相挹生樂耳此歡豈訖若夫登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宾無事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蘊天地之間心无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劒揚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主正法於將頹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維是

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頹十地
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
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維是
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
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
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俛俛恭
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
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感雖復市
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
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
座法師流芳華雒或復昆明池內識
刼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
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
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鬚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
水淵澄義峯山豎汪汪道望類迦葉
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頻鞞之清行須
年訛替乃曰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
未殊忽復違其本志棄彼前心莫不
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
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
深罪延茲各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深罪延茲各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礼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无開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陁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辭菴羅之菓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虵等斃何期惜也呼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剪髮既無僕使永絶妻奴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浚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疋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絶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陁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老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絶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中鈎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駈儻復尚

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申鈎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駈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遥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其賦殺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无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殺衿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礼此則無從懷璧之譽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逐使還民便是粮粮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弥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終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琁塔斯成類无憂國主明揚次陋信巢父之清虛徵

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終
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琁塔斯成類无
憂國主明揚六陋信巢父之清虛徵
躬漁畋許嚴生之高尚愚謂絓預今
者晚首僧尼若巳離法衣无遵道業
或常居邪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
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
宣唱有功梵聲可録或繕修塔廟建
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
老之屬貧病之流牽於編户无所堪
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
珪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
是寺斷流俗之僧衆无餔酒之客六
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脩必
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忻
懽冥力護持善緣狀助然後二儀交
泰六氣調和征馬息葦軍旗卷旆邊
荒入附无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
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儻
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訂伏
聽徵求仰唯領軍檀越外則探賾典
墳内則鈎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
梅必願降意莹莞留心正法微恵研
詳薄垂觀覽如其一豪可採深悕曲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虜
得仙人莞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

梅必願降意莖蕘留心正法微恵研
詳薄垂觀覽如其一豪可採深悕曲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猶俱氣庶
得仙人菀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
鋪講席則迭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
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横此忏煩
弥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
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
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
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
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
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
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来亦復不
踈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
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
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㴱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
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卧龍
求敦葛氏黄石兵法寧可弗逢三併
茅盧无由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閤
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
儛女歌姬空勞反耳見之者等若牛
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
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

傑女歌姬空勞反戲見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无為自在其利一也身无執作之勞口飡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蕭摩之衣朝无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　躬无任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項足其利三也　假使棘生王路槁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　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无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　出家无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煞戮手无斷命之僭密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如斯煩垢万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沉无出其利六也　聽鍾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剎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

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剎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遥寄彈指遠近伍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閑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　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聡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　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来之果識因識業不以為慙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无舟檝交見没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　曠濟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闇梨和上書輙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令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輙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傳言稱已榻席懸異從来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若不屈膝斂眉自達无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

若不屈膝叙眉自達无因俯仰承迎
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
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
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
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開懷頰似紅桃詐能長久
同衾今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忘時
不免秋胡之恐洛川神女尚復不惑
東阿世上班姬何開君事夫心者面
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過經綿
則連宵旰起法師未通遽照安悟賣
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
為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涇埋
沒弟子今日横諮必為法師所哂世
上白衣何世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
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黄金万夫息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
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
願弃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博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
无勞後恨如弟子筭遠即十數年中
決知惻愴近即三五歲内空唱如何
万恨万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弃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

決知惻愴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
万恨万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弃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
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
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
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
凶堅波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
當即便寄弃蒭蕘若不會高懷幸
停深恠耳

諫周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　皇帝大檀越德握乾
坤心懸白日照燭无私之道卷舒不
測之化能威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經示之出路欲使清昇練行顯迹
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明　詔責其試藝須下諸州問其課
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
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
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
燒香旋塔頂礼慇勤合掌伍頭忘寢
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无緣習學
至苦而不得一字今量所告意須文
誦聡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
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聡
行之本也聡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
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

誦聡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是正意偏堅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聡行之本也聡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輙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乎美不一内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顔淵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顔淵廢郡不立可以无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顔淵者猶勝於野人无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食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无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内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恙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菓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没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

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廢毀愛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烈然有盈万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鍾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僭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恠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染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麁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麁衆麁之人猶

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深滅三寶若麁細等者魔難得
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麁衆麁之人猶
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麁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
貪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
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
忏悞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与仙城禪師
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
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礼
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
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
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
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无内外禪
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
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苞
括故能内貫九部揔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
銘笠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沈詠三
河寶師妙拊狂生瑗公著論衆集若
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禀羅云
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

河寶師妙拂莊生瑗公著論袁集若
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禀羅云
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
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
遠瀟湘帝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
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
假聚沙成塔因山搆苑无勞布金買
地開仕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
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
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
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
松仍麾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
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輩崇峯景行
牆仞懸絶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
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
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
蕩胷衿朗開三達既念鼠騰弥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礼優柔三
玄饜飫頗絶韋編搆述餘緒爰登弱
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
未能採龍門而捄會稽賦鵩鷄而咏
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
悟聚泡情悲交辟常欲蟬蛻俗解貪
味真如一日郎城訣脩隗館屈膝情

欣係纖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
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

悟聚泡情悲交辟常欲蟬蛻俗解貪
味真如一日郎城訊脩隗館屈膝情

欣係纖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
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
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用遣幽憂漸
寤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玉不廢從
師深澗折梏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
氣乍　訓鑿蘿薦門高論時荅嘉賓冬
暖如春願珎清軌室迩人遐弥軟襟
帶餘辭殘簡念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乘
機逮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開明道東
野談仁雕朴改工有无異軟今若括
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攉顯實斯若地
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无別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致叅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
季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約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墟周梁改俗白眉青眼龜玉之價弗
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今

壎周梁改俗白眉青眼龜玉之價弗
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瑩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
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寄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
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慙花
水戒非草繫才伴撤燭學謝傳燈内
有愧於德充外无狎於人世是以淹
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刃託志笱
松測四序於風霜俟三旬於眺魄至
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
追二子華户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
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
猨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鷄足至於林
鄙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
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
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
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
之說而事同涇井慙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焉好我黄石匪遥結期明
且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

因素扎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之說而事同涇井慙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遥結期明
且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
因素扎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
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
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
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
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
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辭彼洪
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
志幽巖曜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迴
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
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
皇啓運像法重興卓尒緇林欝為稱
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申
其弘護二諦籍以宣揚信足以追蹤
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
没匪直悲經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
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外堂入室具體
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
无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
謹遣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
和南

謹遣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

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第一冊